

# 周原地区商周时期聚落形态初探\*

郭士嘉<sup>1</sup> 种建荣<sup>2</sup> 雷兴山<sup>3</sup>

(1. 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 2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3. 北京联合大学考古研究院)

**关键词:** 周原地区, 商周时期, 聚落结构, 区域聚落形态

**摘要:** 周原地区商周时期聚落形态, 是研究区域政治地理结构等重大学术问题的重要基础。文章以最新的系统调查与发掘成果为基础, 借助地理信息系统, 参考地形地貌和出土青铜器等因素, 由点变面, 将周原地区商周时期的聚落形态变迁分为先周早中期、先周晚期和西周时期三个阶段。先周晚期以前, 几支考古学文化聚落各自成区, 形态有别; 先周晚期碾子坡文化“一家独大”, 分布范围大增, “两横八纵带”已成雏形; 西周时期, 聚落数量激增, 聚落形态为“两横八纵带”。西周时期周原聚落规模独大, 其他聚落可分为三个等级, 各纵带内聚落形态为“一大带多小, 大者居上游”, “漳河横带”内聚落缺乏第一等级, “渭河横带”内第一等级聚落集聚成东西两区。

**KEYWORDS:** Zhouyuan region, Shang-Zhou period, Settlement structure, Regional settlement pattern

**ABSTRACT:** The settlement patterns in the Zhouyuan region during the Shang and Zhou periods form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studying major academic issues such as the regional political geography. Based on the most recent systematic surveys and excavation results, and apply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 while also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opography, landforms, and unearthed bronze artifacts, this article joins individual points into an connected regional landscape. It divides the evolution of settlement patterns in the Zhouyuan region during the Shang and Zhou periods into three stages: the early to middle Pre-Zhou period, the late Pre-Zhou period, and the Western Zhou period. Before the late Pre-Zhou period, the settlement pattern in the Zhouyuan region was characterized by a dispersed distribution of several Shang-era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each forming distinct settlement patterns within its distributional area. During the late Pre-Zhou period, the Nianzipo culture became predominant, expanding its distribution and leading to the initial emergence of the ‘two horizontal and eight vertical belts’ pattern. In the Western Zhou period, the number of settlement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solidifying the ‘two horizontal and eight vertical belts’ regional settlement structure. The Zhouyuan site emerged as the largest settlement in the region, accompanied by subordinate settlements that could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tiers. Within each vertical zone, the settlement distribution generally followed a pattern of ‘one large settlement associated with several smaller settlements,’ with the large settlement occupying the upper river reaches. The ‘Weihe (漳河) horizontal belt’ lacked notably first-tier settlements, while the first-tier settlements within the ‘Weihe (渭河) horizontal belt’ were concentrated in two distinct clusters.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方法

周原地区<sup>[1]</sup>商周时期聚落形态, 是研究区域政治地理结构等重大学术问题的重要基础。以1933年徐旭生等在陕西西部考古调查为肇始, 90

年来周原地区商周考古成果丰硕, 重要的考古调查, 如在七星河<sup>[2]</sup>、美阳河<sup>[3]</sup>、漆水河<sup>[4]</sup>、宝鸡市附近诸河流沿岸<sup>[5]</sup>及渭水流域<sup>[6]</sup>的系统调查收获颇丰, 特别是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下简称“二普”), 更是周原地区以往考古成果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周原遗址2013年度聚落结构考古调查资料整理与研究”(编号: 22CKG010)、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1批面上资助“三代铸铜作坊结构探索”(编号: 2022M712883)的阶段性成果。

的集大成者。对该区域商周时期聚落形态的重要研究，如刘军社<sup>[7]</sup>、张天恩<sup>[8]</sup>、马赛<sup>[9]</sup>、王一凡<sup>[10]</sup>等研究者的探索<sup>[11]</sup>，有力地推动了周原地区聚落考古的深入。虽然以往工作硕果累累，但仍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以往研究多以大型聚落为主，尚无对目前已知全部聚落进行系统分析的成果，“二普”资料未得到充分利用。相关研究或关注商时期，如刘军社、张天恩；或集中讨论西周时期，如马赛；王一凡虽讨论了先周晚期至西周晚期的聚落形态，但研究对象也非全部已知遗址。这种状况与以往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大型遗址有关，除“二普”外，周原地区尚未进行过全区域的系统考古调查。

第二，“二普”资料有局限。虽然“二普”资料涉及区域广、遗址数量多，可作为该区域聚落形态研究的最主要基础，但“二普”资料之于周原地区聚落形态研究尚有缺陷：

(1) 常见错把一个大聚落误拆分为几个遗址。如现已认识到，“二普”中把孔头沟聚落，拆分为赵家台、沟底、张家村等6个遗址<sup>[12]</sup>，把周公庙聚落拆分为樊村、祝家巷、上叩等7个遗址。需要强调的是，将商周时期同一个大聚落分为多个遗址，是周原地区“二普”中的普遍现象，这一现象在“三普”结果中仍然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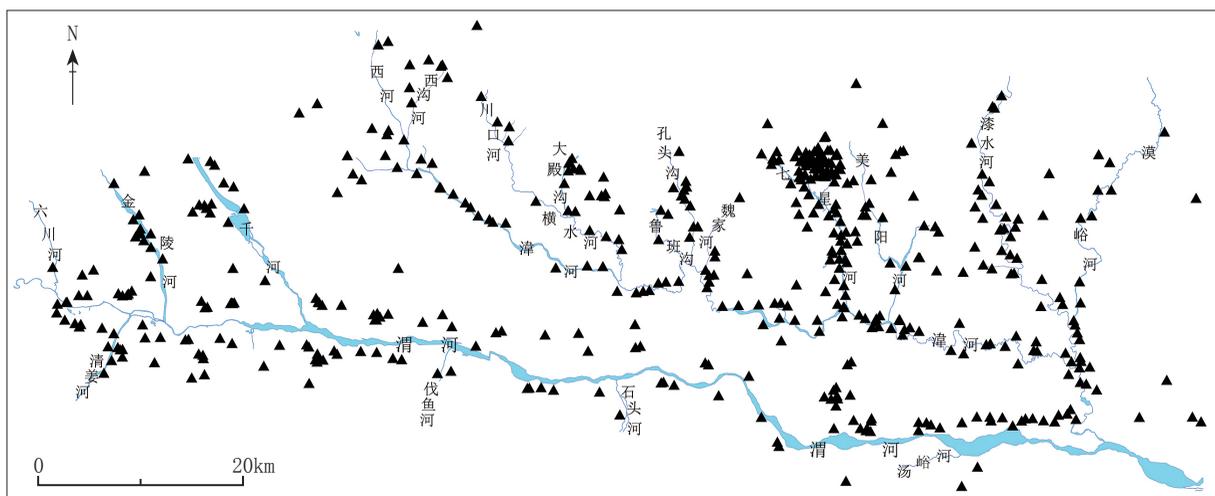
(2) 有些遗址未注明面积，或遗址面积估算误差较大。研究区域内385个遗址中，有100多个

遗址未注明面积。“二普”估算周原遗址面积“东西、南北均约7公里”，达49平方千米，经周原考古队多年调查发掘，确定周原聚落面积约33平方千米。

本文拟在充分借鉴以往考古资料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大量的新材料首次全面系统地分析周原地区商周时期聚落形态。本文的研究材料、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

第一，本文使用了大量新材料。除充分利用以往已有成果外，新增材料是周公庙考古队、周原考古队近20年来的区域系统调查与发掘成果，以及笔者搜集的口述史，如由在此区域长期工作的考古工作者，帮助确定遗址位置及聚落面积等。“二普”认定区域内有385个商周时期“遗址点”，本文将其扩充至502个，新增遗址点117个，是原有数量的130.4%（图一）。

第二，本文的新理念，是基于聚落结构的区域聚落形态研究。所谓聚落结构，是指单个聚落内不同种类功能区之间的一切关系，这些关系包括时间、空间、性质、等级、人群等方面。通过聚落结构研究，能更好地把握不同时期聚落的规模，能更好判断不同地点各类遗存之间的内在关系，可避免把遗址面积当做聚落面积的错误，可避免把不同时期聚落面积叠加为一个聚落面积的错误，可避免把同一聚落拆分成不同遗址或聚落的错误<sup>[13]</sup>。



图一 周原地区商周时期遗址点分布图

第三，本文的新方法，简称“由点变面”：即依据聚落结构研究理念，将相邻“遗址点”适当合并成“聚落”或“遗址群”<sup>[14]</sup>；然后借助地理信息系统（GIS），尽可能准确估算聚落面积<sup>[15]</sup>，进而依据规模分析聚落形态。

将遗址点合并为聚落或遗址群，主要遵循4个原则。（1）依据遗址点距离判断。参照以往发掘研究成果，1千米以内且相对其他遗址点较为集中的遗址点，应属同一个聚落。如戴家湾聚落共4个遗址点，相邻遗址点间隔均在500米以内，且与其他遗址点在2千米以上，故可划分为同一个聚落。（2）依据功能区性质判断。相邻两个遗址点分别是居址和墓葬的，可视为同一个聚落不同功能区<sup>[16]</sup>予以合并。如漆水河沿岸的黄家河遗址、黄家河墓群、黄家河周墓等三个遗址点，都有西周时期遗存，相距400米以内，前者为居址区，后者为墓地区，应属于同一聚落。（3）参考地形地貌判断。一般而言，大河（而非小溪流）、山地等地形可视为不同聚落的界标。如地处山区的庙沟堡遗址、安家窑遗址，虽距离在1千米以内，但其间有山间隔，两者应分属于不同聚落。于此需指出的是，周原地区商周时期的一些大聚落，常分布在一些小河、小溪两岸，如蔡家河聚落、孔头沟聚落等。以往将小溪流两岸的遗存分为不同遗址（或聚落）的认识有失偏颇。（4）参考出土青铜器判断。一般而言，出土青铜重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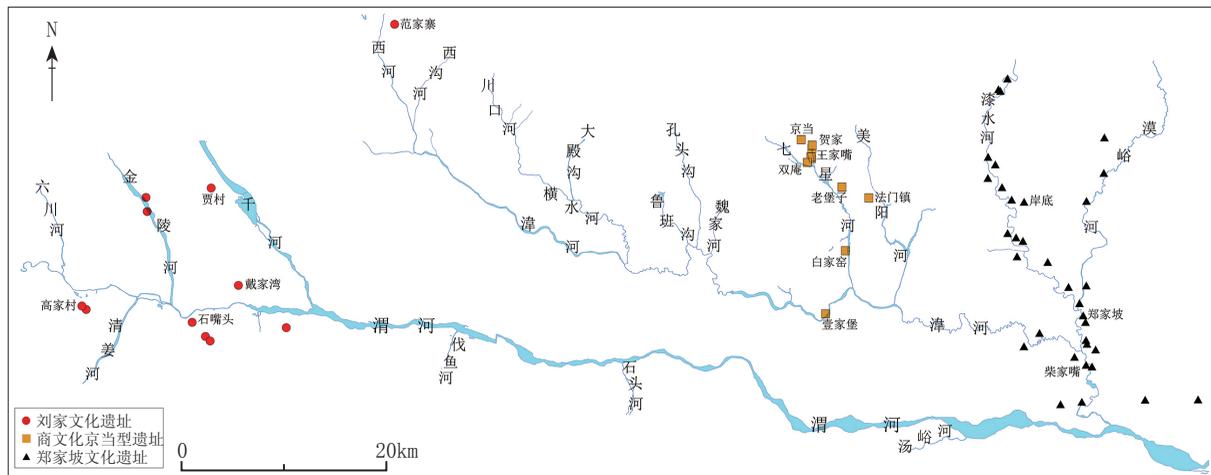
的聚落面积往往较大，有时出土文物的地点相距较远，因此在合并这类遗址点时可适当放宽距离。如纸坊头聚落共5个遗址点，自东向西分别是高升堡、长青村、纸坊头、太平堡、长寿山，其东西两侧间隔近1500米，纸坊头西周墓葬曾出土多件重要青铜器，表明这应是一处大聚落，故本文将上述5个遗址点归为同一聚落。

依据或参照上述标准，本文最终将周原地区商周时期的502个遗址点合并为44个先周早中期的聚落/遗址群和204个先周晚期—西周时期的聚落/遗址群<sup>[17]</sup>。

依据区域考古学文化分期体系与文化谱系<sup>[18]</sup>、区域聚落分布形态等特征，本文将周原地区商周时期的聚落形态变迁过程，分为三个阶段。限于篇幅，以下仅简要介绍三个阶段的区域聚落特征。

## 二、第一阶段(京当型商文化期与“先周早中期”) 区域聚落形态

本阶段又可以细分为两小段：京当型商文化期与“先周早中期”。一般认为，第一小段“京当型商文化期”，周原地区京当型商文化、郑家坡文化、刘家文化共存。第二小段“先周文化早中期”（约殷墟文化二期之后），京当型商文化在周原地区消失，共存的是碾子坡文化、郑家坡文化、刘家文化。



图二 京当型商文化期遗址点分布图

需说明的是，本文的“先周早中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事实上，目前郑家坡文化的早、中期还无法明确区分，也无法与周原地区同时期各考古学文化的分期精确对应，更不能准确判断郑家坡文化各期遗址数量。故有关本阶段郑家坡文化的遗址/聚落数量仅为约数，可能少于本文所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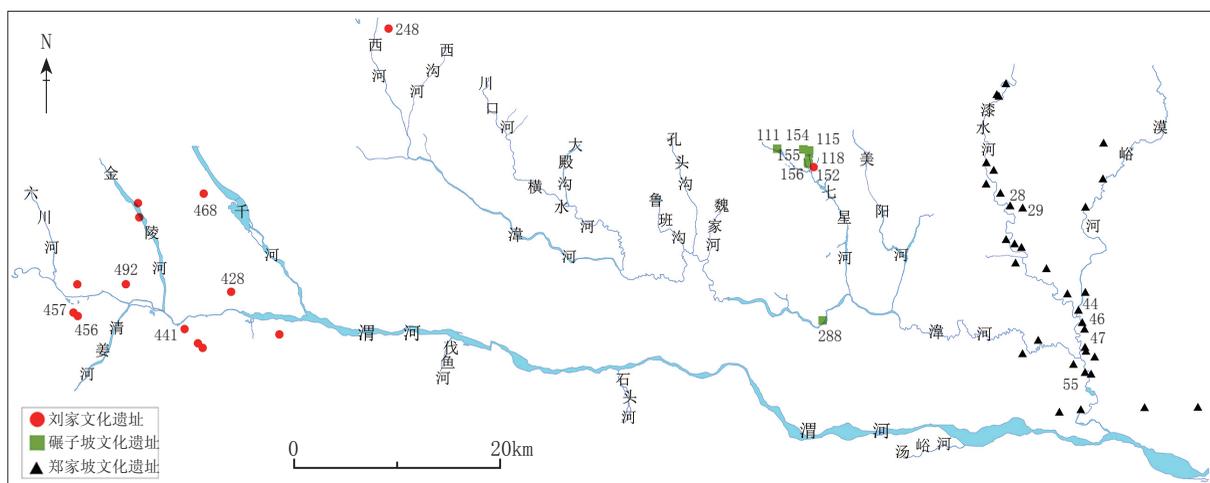
### 1. 京当型商文化期

这一阶段，京当型商文化、郑家坡文化、刘家文化的区域聚落形态表现为：（1）三个文化聚落各自成区，各区间有空白地带。其中，京当型商文化分布于七星河流域，向东与郑家坡文化之间有12千米的空白地带。郑家坡文化分布于漆水河流域，漆水河是该文化分布的最西边缘。刘家文化主要集中分布于宝鸡市区，向东与京当型商文化间隔近50千米<sup>[19]</sup>。（2）三个文化聚落均依河而存，每区聚落形态各不相同。京当型商文化共8个遗址点，其中在周原遗址范围内的4个遗址点，分布较为集中，大体呈“团块状”。郑家坡文化共有34个遗址点，沿漆水河、漠峪河沿岸分布，大体呈“条带状”。刘家文化共有14个遗址点，散布于宝鸡市区各河流沿岸，大体呈“散点状”（图二）。

### 2. “先周早中期”（京当型商文化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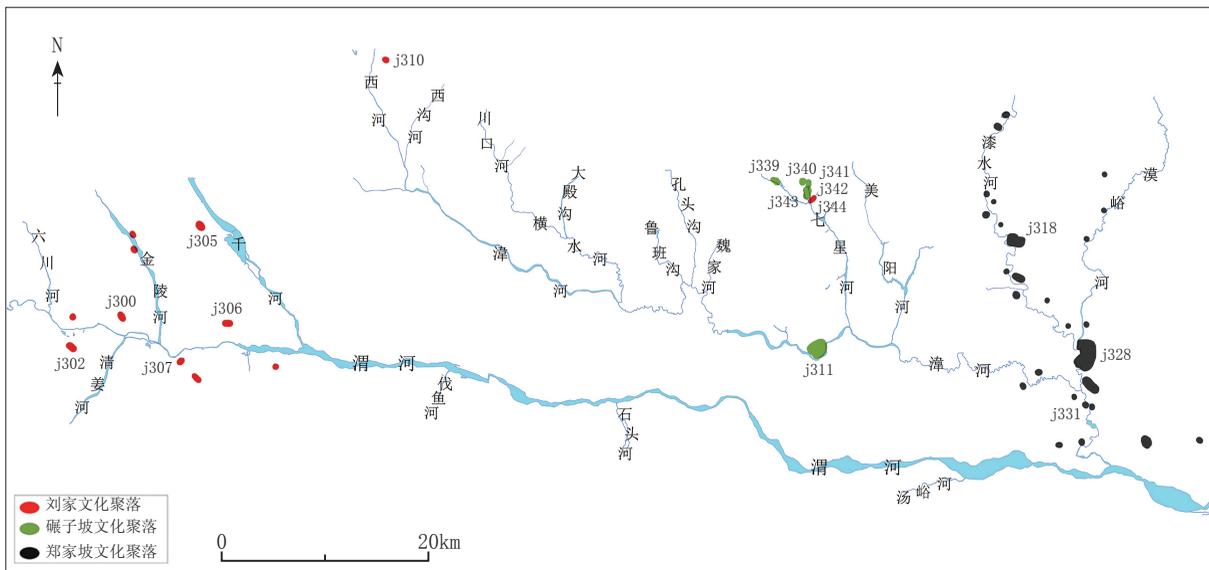
与上一阶段相比，区域聚落形态基本保持不变，主要的变化是：产生了考古学文化更替，出现了区域中心聚落（图三、四）。

（1）碾子坡文化“鸠（周）占鹊（商）巢”，完全替代了之前的京当型商文化。首先，从文化分布区来看，碾子坡文化直接占据京当型商文化所在的七星河流域，且未向其他两个文化区扩张。其次，从遗址位置上看，碾子坡文化的8个遗址点均直接替代了京当型商文化遗址，在王家嘴、壹家堡等遗址都可看到，碾子坡文化层直接叠压在京当型商文化层之上。（2）三个文化区的分布格局未变，各个文化区内的遗址数量及分布形态未见明显变化。郑家坡文化居东，遗址点34个，可合并为27处聚落，集中分布于漆水东岸及其以东。碾子坡文化居中，遗址点仅8个（归为6处聚落）；刘家文化居西，遗址点14个（归为12处聚落），主要分布在宝鸡市区（千河以西），其外分布着范家寨和刘家两处“飞地”。郑家坡文化、碾子坡文化、刘家文化遗址分布形态，仍大致呈“条带状”“团块状”和“散点状”。（3）郑家坡文化与碾子坡文化出现区



图三 先周早中期（不含京当型）遗址点分布图

- 郑家坡文化：28. 岸底遗址 29. 小寨遗址 44. 庞家堡遗址 46. 东坡头遗址 47. 郑家坡遗址 55. 柴家嘴遗址  
 碾子坡文化：111. 流龙嘴遗址 115. 贺家墓群 118. 贺家遗址 154. 杨容遗址 155. 王家嘴遗址 156. 王家嘴墓地 288. 壹家堡遗址  
 刘家文化：152. 刘家墓地 248. 范家寨遗址 428. 戴家湾遗址 441. 石嘴头遗址 456. 塔稍遗址 457. 高家村遗址 468. 贾村遗址 492. 纸坊头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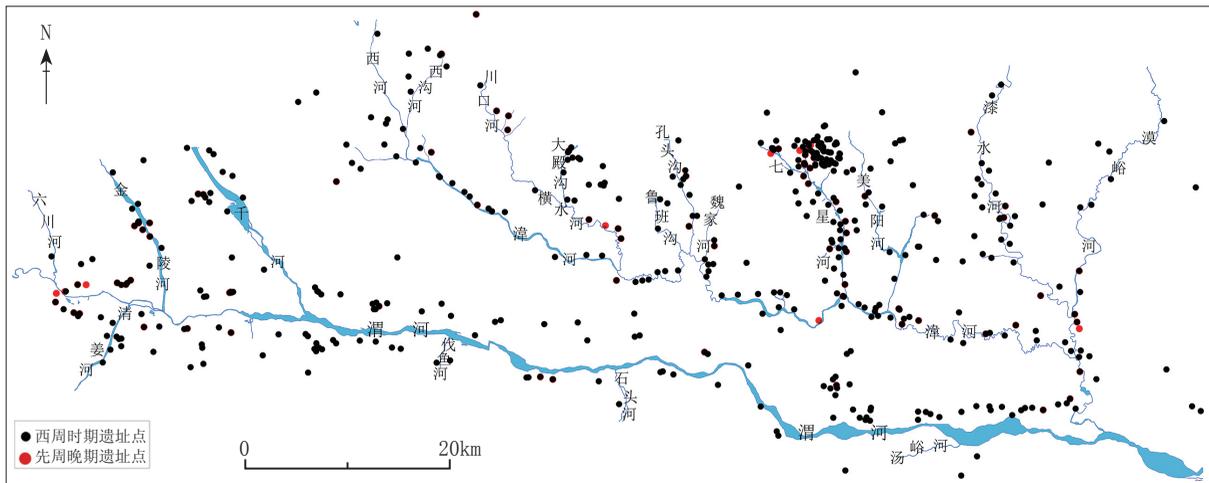
图四 先周早中期（不含京当型）聚落分布图

郑家坡文化：j318. 岸底早期聚落 j328. 郑家坡早期聚落 j331. 柴家嘴早期聚落  
 碾子坡文化：j311. 壹家堡早期聚落 j339. 流龙嘴聚落 j340. 杨窑聚落 j341. 贺家西聚落 j342. 贺家西南聚落 j343. 王家嘴聚落  
 刘家文化： j300. 纸坊头早期聚落 j302. 高家村早期聚落 j305. 贾村聚落 j306. 戴家湾早期聚落 j307. 石嘴头聚落 j310. 范家寨聚落 j344. 刘家聚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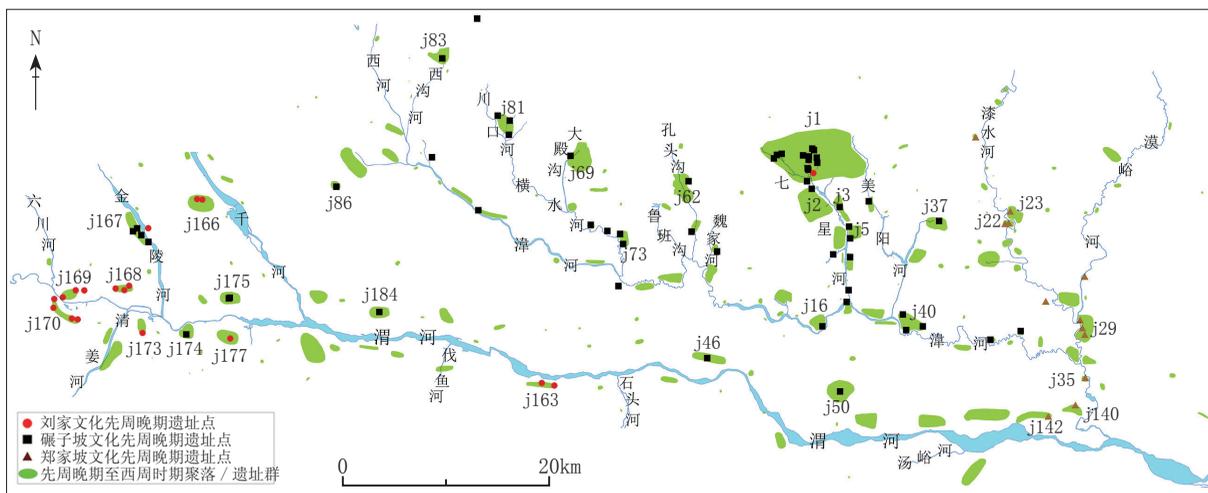
域中心聚落。在郑家坡文化分布区，郑家坡早期聚落面积可达330万平方米，是当之无愧的郑家坡文化中心聚落。碾子坡文化中，周原遗址范围内的杨窑、贺家西、贺家西南、王家嘴等聚落很可能也为同一个聚落，面积达310万平方米，应是周原地区碾子坡文化的中心聚落。相比之下，刘家文化尚未发现明确的区域中心，聚落面积最大的贾村聚落，仅21万平方米。

### 三、第二阶段（先周晚期）区域聚落形态

本阶段遗址点数量大增，由先周早中期的56个增加至85个，聚落数量也相应增加，由45处增加至53处。碾子坡、郑家坡、刘家三支考古学文化的聚落分布发生较大的变化，打破了上个阶段三支文化互不相连的分布格局，三者之间的空白区域被大量新增遗址点或聚落占据。区域聚落形态可概括为两点（图五、六）。



图五 先周晚期与西周时期遗址点分布图



图六 先周晚期遗址点与先周晚期至西周时期聚落分布图

j1. 周原 j2. 吴家底群 j3. 下康群 j5. 南佐群 j16. 壹家堡 j22. 黄家河 j23. 岸底群 j29. 郑家坡 j35. 柴家嘴  
 j37. 吕宅 j40. 浪店群 j46. 杨家村 j50. 北吕群 j62. 孔头沟 j69. 周公庙 j73. 帖家河 j81. 劝读 j83. 水沟 j86. 西村  
 j140. 胡家底群 j142. 徐东湾群 j163. 东崖群 j166. 上官 j167. 蒋家庙 j168. 纸坊头 j169. 林家村群 j170. 高家村群  
 j173. 峪泉 j174. 石鼓山 j175. 戴家湾 j177. 旭光 j184. 贾家崖

1. “两横八纵带”区域聚落形态初步形成。

遗址点和聚落主要分布在漳河、渭河沿岸，这一形态可称为“两横”；也集中分布在漆水河、七星河、孔头沟、大殿沟、川口河、西沟河、千河、金陵河等南北向河流沿岸，这一形态可称为“八纵”。

2. 碾子坡文化“一家独大”。主要体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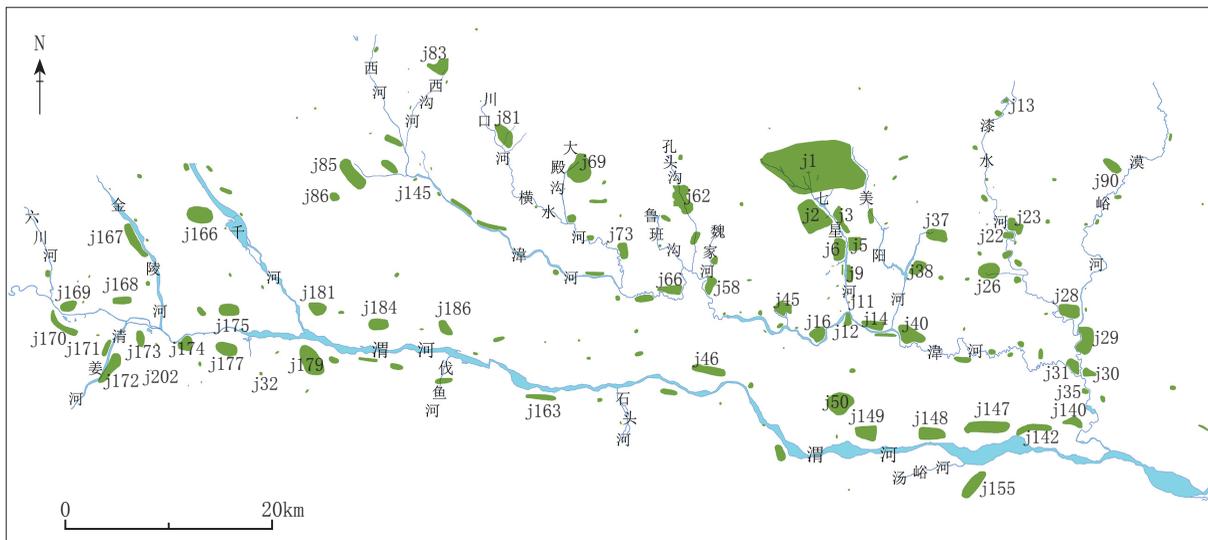
(1) 郑家坡文化遗址数量大幅衰减。遗址点数量由34个减少至12个，聚落数量由27处减少至9处，先周早中期延续下来的遗址点仅4个（4处聚落），废弃不用的遗址数量多达30个（23处聚落）。虽然此时也新出现了8个遗址点（5处聚落），但整体上看，郑家坡文化依然固守在漆水河流域，从上一阶段的“条带状”收缩为两个“团状”——集中分布在漆水河的岸底—黄家河、郑家坡聚落两个小区域内。

(2) 刘家文化聚落分布基本保持原状。遗址点由14个增长至18个，聚落却由12处衰减至10处。先周早中期延续下来的遗址点6个（5处聚落），废弃不用或被碾子坡文化取代的遗址点数量分别为8个（7处聚落）<sup>[20]</sup>。这一阶段，刘家文化新出现12处遗址点（5处聚落），其势力范围仍集中在千河以西的宝鸡市区，沿渭河

南岸向东有所发展。刘家文化聚落形态亦保持不变，除宝鸡市区六川河与渭河交汇处遗址点较前增多，整体仍呈“散点状”分布。

(3) 碾子坡文化聚落分布范围大幅扩张。遗址点数量由8个激增至55个，聚落数量也由6处发展到34处<sup>[21]</sup>。其中先周早中期的遗址点和聚落均延续至先周晚期，先周晚期新出现47个遗址点（32处聚落）。碾子坡文化聚落分布范围大增，不仅占据了上个阶段各文化间的空白区域，甚至占据了原刘家文化的分布区。除漆水河原郑家坡文化区未见碾子坡文化遗址外，在其余“两横七纵带”内均发现有碾子坡文化遗址。相对而言，碾子坡文化遗址主要集中在七星河流域，区域聚落形态从之前的“团块状”扩展到“条带状”，共21个遗址点（8处聚落）。其他34个遗址点（26处聚落）分散分布于孔头沟、大殿沟、川口河、西沟河、金陵河等河流上游地区和渭河、漳河沿岸。

本阶段，整个碾子坡文化的分布区域已有近2600平方千米，占周原地区总面积的65%，远超郑家坡文化与刘家文化之和。从单个聚落面积来看，属碾子坡文化的周原遗址先周晚期聚落面积已达600余万平方米，成为周原地区独



图七 先周晚期至西周时期聚落分布图

- j1. 周原 j2. 吴家底群 j3. 下康群 j5. 南佐群 j6. 丁童群 j9. 杨家堡 j11. 上品寺 j12. 天河寺群 j13. 羊毛湾  
 j14. 案板 j16. 壹家堡 j22. 黄家河 j23. 岸底群 j26. 海家 j28. 回龙堡 j29. 郑家坡 j30. 赵家来 j31. 沂西庄群  
 j32. 高崖 j35. 柴家嘴 j37. 吕宅 j38. 大陈群 j40. 浪店群 j45. 五郡 j46. 杨家村 j50. 北吕群 j58. 官庄群  
 j62. 孔头沟 j66. 牛家台群 j69. 周公庙 j73. 帖家河 j81. 劝读 j83. 水沟 j85. 大辛群 j86. 西村 j90. 郭村  
 j140. 胡家底群 j142. 徐东湾群 j145. 鲜家河 j147. 白龙湾群 j148. 柿坡群 j149. 东渠群 j155. 油坊堡群 j163. 东崖群  
 j166. 上官 j167. 蒋家庙 j168. 纸坊头 j169. 林家村群 j170. 高家村群 j171. 桑园铺 j172. 茹家庄群 j173. 峪泉  
 j174. 石鼓山 j175. 戴家湾 j177. 旭光 j179. 潘家湾群 j181. 魏家崖 j184. 贾家崖 j186. 西高泉 j202. 堡子坡

一无二的区域中心。属碾子坡文化的周公庙、孔头沟、劝读、水沟、西村、戴家湾等大型聚落于本阶段突然出现，面积达400万平方米左右。凡此皆是碾子坡文化聚落形态“一家独大”的表现。

#### 四、第三阶段（西周时期）区域聚落形态

西周时期，周原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趋同，可被统称为西周文化。这一阶段<sup>[22]</sup>，遗址点数量再次激增，由85个达到468个，聚落也由53处激增至201处，区域聚落形态表现为（图七）：

1. 依水聚居，区域聚落形态表现为“两横八纵带”。

在先周晚期聚落基础上，本阶段聚落依水而居，靠近河流的聚落数量多、规模大，远离河流者数量极少、面积较小，区域聚落形态为“两横八纵带”。在各纵带、两横带之间，多为空白区域，仅见13处零星分布的小型聚落。

在各纵各横带内，先周晚期聚落基本延续成西周聚落，共有77个遗址点（50处聚落）；先周聚落废弃不用者罕见，仅8个遗址点（3处聚落）被废弃；均新出现大量西周时期聚落，新出现的遗址点达391个（151处聚落）（表一、二）。

2. 周原聚落规模独大，其他聚落可划分为三个等级，各等级聚落散布在“两横八纵带”内。

周原聚落是此阶段独一无二的超大型聚落，面积达33平方千米，是关中西部地区最大的、其他聚落无可比拟的都邑性聚落。综合各方面资料，可将周原以外的聚落大致分为三个等级（图八）。

第一等级聚落面积为180~400万平方米。此类聚落中有考古工作较多、聚落面积准确、性质确定者。如为周公采邑<sup>[23]</sup>的周公庙聚落，面积约380万平方米。第一等级聚落共27处，约占聚落总数的13.2%。其中可明确为聚落的有14处，另有13处只能暂归为遗址群，如茹家庄

群、潘家湾群、油坊堡群、高家村群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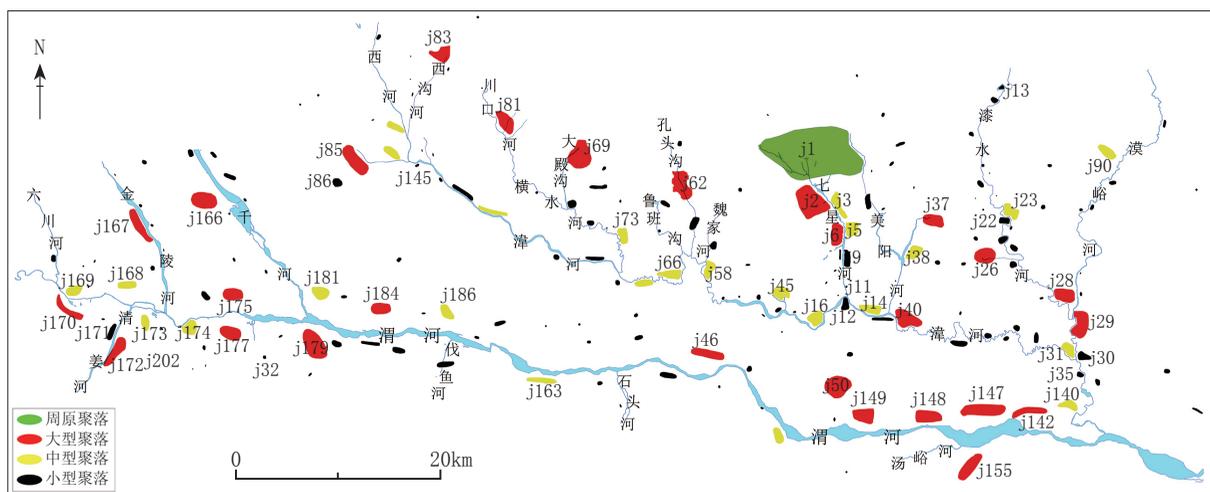
第一等级聚落散布于“两横八纵带”内。与以往将周原地区采邑聚落分为“三条横带”的认识<sup>[24]</sup>稍有不同，本文认为目前可确定的第一等级聚落，其分布形态为“两条横带”：“第一条横带”沿山前台塬，间隔约10千米，总体呈一条弧线，包括水沟、劝读、周公庙、孔头沟、吕宅、海家等。“第二条横带”沿渭河旁台塬边缘分布，包括茹家庄群、戴家湾、旭光、杨家村、北吕群等。

表一 周原地区先周晚期至西周时期“两横八纵带”内遗址点数量统计表

序号	名称	先周晚期	西周废弃者	延续至西周者	西周新出现者	西周时期
1	漳河横带	12	1	11	67	78
2	渭河横带	21	2	19	110	129
3	漆水河纵带	9	1	8	35	43
4	七星河纵带	24	3	21	108	129
5	孔头沟纵带	3	0	3	12	15
6	大殿沟纵带	5	1	4	14	18
7	川口河纵带	3	0	3	1	4
8	西沟河纵带	1	0	1	11	12
9	千河纵带	2	0	2	13	15
10	金陵河纵带	5	0	5	7	12
总数		85	8	77	378	455

表二 周原地区先周晚期至西周时期“两横八纵带”内聚落数量统计表

序号	名称	先周晚期	西周废弃者	延续至西周者	西周新出现者	西周时期
1	漳河横带	11	1	10	32	42
2	渭河横带	14	1	13	39	52
3	漆水河纵带	6	0	6	22	28
4	七星河纵带	10	0	10	19	29
5	孔头沟纵带	3	0	3	3	6
6	大殿沟纵带	4	1	3	4	7
7	川口河纵带	1	0	1	1	2
8	西沟河纵带	1	0	1	7	8
9	千河纵带	1	0	1	7	8
10	金陵河纵带	2	0	2	4	6
总数		53	3	50	138	188



图八 先周晚期至西周时期不同等级聚落分布图

- j1. 周原 j2. 吴家底群 j3. 下康群 j5. 南佐群 j6. 丁童群 j9. 杨家堡 j11. 上品寺 j12. 天河寺群 j13. 羊毛湾  
 j14. 案板 j16. 壹家堡 j22. 黄家河 j23. 岸底群 j26. 海家 j28. 回龙堡 j29. 郑家坡 j30. 赵家来 j31. 许西庄群  
 j32. 高崖 j35. 柴家嘴 j37. 吕宅 j38. 大陈群 j40. 浪店群 j45. 五郡 j46. 杨家村 j50. 北吕群 j58. 官庄群  
 j62. 孔头沟 j66. 牛家台群 j69. 周公庙 j73. 帖家河 j81. 劝读 j83. 水沟 j85. 大辛群 j86. 西村 j90. 郭村  
 j140. 胡家底群 j142. 徐东湾群 j145. 鲜家河 j147. 白龙湾群 j148. 柿坡群 j149. 东渠群 j155. 油坊堡群 j163. 东崖群  
 j166. 上官 j167. 蒋家庙 j168. 纸坊头 j169. 林家村群 j170. 高家村群 j171. 桑园铺 j172. 茹家庄群 j173. 峪泉  
 j174. 石鼓山 j175. 戴家湾 j177. 旭光 j179. 潘家湾群 j181. 魏家崖 j184. 贾家崖 j186. 西高泉 j202. 堡子坡

第二等级聚落面积为100~170万平方米。此类聚落中部分性质确定,如可能是召公家族小宗采邑<sup>[25]</sup>的五郡聚落,面积约160万平方米。作为强国封地<sup>[26]</sup>的纸坊头聚落,面积约120万平方米。受调查材料所限,不排除此类聚落中尚有第一等级聚落的可能。第二等级聚落共25处,约占聚落总数的12.3%。其中可明确为聚落者13处,另有12处暂定为遗址群。此类聚落主要散布于“两横带”内。

第三等级聚落面积为100万平方米以下。此类聚落以往考古工作极少,对其聚落规模和性质的认识远远不够<sup>[27]</sup>,不排除其中包含有更高等级的聚落。第三等级聚落共151处,约占聚落总数的74%,散布于“两横八纵带”内。

3.各纵带内聚落形态为“一大(第一等级)带多小(第三等级),大者居上游”。

各纵带内第一等级聚落一般只有1处,多位于河流上游。除“七星河纵带”“漆水河纵带”外,其他各纵带内少见第二等级聚落。各纵带内均有多处第三等级聚落,多分布在河流的中下游。如“孔头沟纵带”内,作为非姬姓高级贵族采邑<sup>[28]</sup>的孔头沟聚落为第一等级聚落,位于孔头沟(河流)上游,第三等级聚落多位于其下游沿岸,未见第二等级聚落。“千河纵带”内,可能是矢国封地的上官聚落<sup>[29]</sup>为第一等级聚落,位于河流上游,其他第三等级聚落多分布于河流下游,该纵带内同样未见第二等级聚落。

4.“漳河横带”内基本不见第一等级聚落,“渭河横带”内第一等级聚落呈东西两区集聚。

“漳河横带”内除大辛群、浪店群外,不见其他第一等级聚落,其内第二等级聚落与第三等级聚落间杂分布,第二等级聚落基本位于漳河北岸,第三等级聚落在河流南岸与北岸皆有分布。

“渭河横带”内第一等级聚落整体上可分为东、西两区,其间聚落数量较少,且以第三等级聚落为主。西区以贾家崖聚落为界,向

西有潘家湾群、旭光、戴家湾、茹家庄群、高家村群等,分布于渭河南北两岸。东区以杨家村聚落为界,向东有着北吕群、东渠群、柿坡群、白龙湾群、徐东湾群、油坊堡群等,除油坊堡群外,均位于渭河北岸。

本文基于聚落结构新理念,利用新材料、“由点变面”新方法,对周原地区商周时期聚落形态的新探索,认识虽是初步,但无疑可助推西周王朝的建立与早期形态等重大学术课题的深入研究,相关研究理念与方法对三代聚落考古研究亦具积极借鉴意义。

附记:在资料搜集过程中,得到任周方、辛怡华、张亚炜、徐建军等诸位先生的帮助,谨此一并致谢。

- 
- [1]本文所谓的周原地区,东抵漆水东岸,西至宝鸡市区,北到岐山,南部包括了渭河南岸邻近区域,面积约4000平方千米。我们也把这一区域称为“大周原”。
- [2]周原考古队. 陕西周原七星河流域2002年考古调查报告[J]. 考古学报, 2005(4).
- [3]周原考古队. 2005年陕西扶风美阳河流域考古调查[J]. 考古学报, 2010(2).
- [4]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漆水河下游先秦时期遗址考古调查简报[C]//西部考古.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20(2): 21-38.
- [5]宝鸡市考古队. 宝鸡市附近古遗址调查[J]. 文物, 1989(6).
-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渭水流域考古调查发掘队. 陕西渭水流域西周文化遗址调查[J]. 考古, 1996(7).
- [7]刘军社. 水系·古文化·古族·古国论——渭水流域商代考古学文化遗存分析[J]. 华夏考古, 1996(1).
- [8]张天恩. 关中商代文化研究[M].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4.
- [9]马赛. 西周时期关中地区的聚落分布与变迁[J]. 南方文物, 2017(3).
- [10]王一凡. 西周王畿的考古学观察——以关中地区为对象[D].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2021.
- [11]为行文简便, 以上调查与研究成果不再加注, 特此说明。
- [12]a. 种建荣, 张敏, 雷兴山. 岐山孔头沟遗址商周时期聚落性质初探[J]. 文博, 2007(5). b. 种建荣, 雷兴山. 岐山孔头沟遗址田野考古工作的理念与方法[J]. 文博, 2008(5).
- [13]a. 同[12]b. b. 雷兴山. 周原遗址商周时期聚落分区方法刍论[C]//李下蹊华——庆祝李伯谦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7: 130-141.

- [14] 根据已有材料, 合并不同遗址点时, 若证据充分, 定为聚落, 如孔头沟聚落; 若目前证据尚不充分, 则定为遗址群。遗址群一般位于地形平坦区域, 由相距1~2千米、未出铜器、相对集中的不同遗址点构成。遗址群或是一个聚落, 也可能是多个聚落。限于篇幅, 具体合并研究过程、合并证据、遗址群与聚落信息等将另著详述。
- [15] 需说明的是, 本文“由点变面”虽有诸多原则和依据, 但由于调查信息的欠缺, 仍有部分聚落的面积无法完全确定。
- [16] 目前在周原遗址以外仅发现孙家南头一处商遗民墓地, 而周系聚落均居葬分离, 居址与墓葬分属于不同的功能区。
- [17] 在分析不同时期遗址/聚落的存续时间后, 结合对周原、周公庙、孔头沟等遗址的认识, 本文认为先周早中期与先周晚期聚落之间发生重大变化, 先周晚期的聚落几乎都沿用到西周时期, 故将先周晚期与西周时期的遗址点放在一起合并, 另将先周早中期的遗址点单独合并。命名时, 参照西周时期遗址名称, 部分有先周早中期遗存的聚落, 将其先周早中期遗存命名为“××早期聚落”。如“郑家坡聚落”, 是先周晚期至西周时期的聚落, “郑家坡早期聚落”, 是先周早中期的聚落, 以表其承继关系。
- [18] 雷兴山. 先周文化探索[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有关周原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分期年代体系与考古学文化谱系, 尚有较多分歧意见, 本文以雷兴山的认识为准。
- [19] 位于西河上游的范家寨遗址仅发现少量刘家文化陶片, 周围不见其他刘家文化聚落, 鉴于此, 本文在计算刘家文化与京当型商文化的间距时暂不考虑该遗址。
- [20] 戴家湾早期聚落、金河聚落、石嘴头聚落在先周晚期时被碾子坡文化的戴家湾、蒋家庙、石鼓山等聚落取代, 发生了文化性质的转变。
- [21] 先周早中期碾子坡文化聚落数量为6处, 先周晚期新出现32处, 理论上先周晚期碾子坡文化聚落应为38处。但周原遗址范围内, 先周早中期的流龙嘴等5个聚落, 最迟在先周晚期已可视为同一个聚落, 故先周晚期碾子坡文化的聚落共34处, 而非38处。
- [22] 目前暂无法区分西周早中晚时期的变化, 故将整个西周时期视为一个阶段。
- [23] 种建荣. 周公庙遗址商周时期聚落与社会[D]. 西安: 西北大学, 2010.
- [24] 同[18]: 290.
- [25] 种建荣, 杨晓芳. 浅谈扶风五郡出土“珣生尊”的器形及相关问题[J]. 文博, 2010(6). 相关论述还有很多, 在此不一一列举。
- [26] 宝鸡市博物馆. 宝鸡虢国墓地[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8.
- [27] 目前仅知, 若以是否出土铜器为准, 此类聚落中至少还可分为两个层级, 如柴家嘴、羊毛湾等, 调查面积在10~90万平方米之间, 出土铜器; 鲜家河、高崖等, 调查面积在9万平方米以下, 均未见铜器。
- [28] 同[12].
- [29] a. 卢连成, 尹盛平. 古夙国遗址墓地调查记[J]. 文物, 1982(2). b. 高次若. 宝鸡贾村再次发现夙国铜器[J]. 考古与文物, 1984(4).

(责任编辑 牛海茹)